

青年知识名著译丛

德伯家的苔丝

(五)

主编：周 林

〔英〕哈代 著

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年知识名著译丛/周林主编. —北京: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01.6
ISBN 7-900060-23-5
I. 青… II. 黄… III. 文学知识-课外
读物-作品集 IV. I17

青少年知识名著译丛·德伯家的苔丝

作 者: [英] 哈代

排版设计: 盛世文化传播(北京)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增光路 45 号综合楼

邮政编码: 100080

印 刷: 北京通成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总 印 张: 498.50 字数: 4 800 千字

版 次: 2001 年 6 月第一版

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 册

书 号: ISBN 7-900060-23-5/1.05

总 定 价: 5600.00 本册定价: 16.00

目 录

一个纯洁的女人.....	1
第五期 痴 心 女 子.....	1
4 6	1
4 7	2 9
4 8	4 9
4 9	6 2
5 0	7 9
5 1	9 6
5 2	1 1 4
5 3	1 3 1
5 4	1 4 3
5 5	1 5 2
5 6	1 6 3
5 7	1 7 2
5 8	1 8 5
5 9	2 0 3

一个纯洁的女人

第五期 痴 心 女 子

4 6

苔丝徒劳奔波以后,好几天已经过去了,照旧在地里干活儿.干燥的寒风依然吹动,不过有些干草障子支在迎风那面,作成个屏蔽,给她把风挡住了.障子里面蔽风的地方,放着一架切萝卜的机器,上面刚上过蓝色涂料,它那种新鲜劲儿,和周围的暗淡风光一比,显得不但有色,并且差不多可以说是有声.对着机器前面,有一个长长的土堆(也叫作土丘)那些萝卜,从初冬以来,就窖在那里面了.苔丝那时正站在土堆敞着的一端,手里拿着一把小弯刀,把每个萝卜上的泥土和须子,全都一点一点地削去,削完了,再把萝卜

扔到机器里。一个男工摇着机器，新切得了的萝卜片儿就从机器的槽子里源源转出。萝卜片儿颜色发黄，气味新鲜，同时四周围风声呼呼，机器上刀声飕飕，苔丝带着皮套的手里刀声嚓嚓，气味声音，互相混合。

地里的萝卜掘出来以后，一片大地就变成荒寒凄凉的褐色了；现在这片褐色的大地上，又拱起一条一条的深褐色，慢慢展成了带子那样宽。一件有十条腿的东西，不紧不慢，不停不歇，顺着刚拱起的条带，从地的这一头，一直走到地的那一头。原来这件东西是两匹马。一个人。夹着一个耕犁，把作物收拾干净了的土地耕翻，预备春季播种。

好几点钟以来，那一片大地上的景物，老是这样索然无趣，丝毫没有变化。等到后来，在耕田的人马那一面，才老远看见有一个小黑点儿，从树篱犄角上一个空隙出现，好象朝着坡上那两个修萝卜的工人走动。这件东西，由一个小黑点儿的大小，慢慢变得象九柱戏里的小柱子一样，越来越近，没有多大工夫就看得

出来,那是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,从棱窟槐那方面到来.摇切萝卜的机器那个工人,眼睛本来没有别的事儿可作,所以就老瞧着那个往这儿走来的人;但是苔丝却手眼一齐动作,没能看见这番景象,后来还是她的伙伴告诉了她,她才晓得的.

来的那个人并不是她那位刻薄的东家……葛露卑农夫;却是从前那个放荡不羁的亚雷.德伯,现在打扮得有些象牧师.那时他既是没有讲法传道,所以脸上就不带那样热烈的神情了,并且他看见那位摇机器的在他面前,他的举动好象有些不很得劲儿.苔丝一阵难受,脸都变白了,她把带檐儿的风帽从脸上往下拉了一拉.

德伯走上前来,安安静静地说……

"苔丝,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谈一谈."

"我上回不是告诉过你,不让你再来找我吗?你怎么不听啊?"她说.

"我是没听;不过我不听有我不听的道理呀."

"什么道理,你说一说."

"这是一番大道理,恐怕是你想不到的."

他一面说,一面斜着眼去看那个摇机器的,看他是否在那儿偷听他们.他看他们两个离那个摇机器的并不很近,并且机器的声音嘈杂,他说的话也传不到那个人的耳朵里.于是德伯就站在那个人和苔丝之间,背着那个人,把苔丝挡住.

"我说的道理是这样,"他好象良心上忽然一阵难过,嘴里说,"上回咱们见面的时候,我净顾替你我的灵魂着想啦,就忘了打听你的境遇怎么样了.我只看见你的衣帽很整齐,所以就没顾到那一节.不过现在我看出来了,你很苦……比从前我……认识你的时候还苦……让你受这样的苦,是不应该的.也许这种情况大半都是我给你闹出来的吧!"

她没回答,只把头低着,把脸完全让帽子挡着,继续修萝卜;她觉得只有不停地干活儿,才能把德伯放在自己的感觉以外.同时德伯在她旁边,带着探问的

神气直瞧她。

"苔丝,"他叹了一口气表示牢骚,说....."跟我有过关系的,再也没有象你这么糟的了!你没对我说的時候,我还一点儿也没想到会有这种结果哪.我太混蛋了,把你的清白玷污了!咱们在纯瑞脊那番惹人咒骂的行为,千差万差,都是我一个人的差!你哪,本是真正德伯家的后人,我不过是冒名顶替罢了.然而你这个真德伯,那时可也太年轻了,太不懂得人情的诡诈了!我对你说一句真心话吧,要是当父母的,抚养他们的女孩子,不告诉她们世路的险恶,不给她们指出,坏人都可以给她们设下什么陷阱,撒下什么网罗,那就不管父母是不是出于好心,也不管是不是只是由于漠不关心,反正这种人都不配作父母."

苔丝仍旧静静地听着,只好象一个自动的机器那样有规律,把一个修好了的萝卜放下去,再把一个还没修的萝卜拿起来,不声不响,不言不语,只能看出她是一个带着愁思的地里女工而已。

"不过我到这儿来,并不是特为来对你说这种话的,"德伯继续说,"我的情况是这样.你离开纯瑞脊以后,我母亲就故去了,现在是我自己当家主事了.我想把我的产业都变卖了,上非洲去,尽我的全力,作传教的事业.当然我不是作这种事的材料,一定作不好.不过,我想要问你这么一句话.....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唯一的机会,让我把从前对你作的坏事补救补救?换一句话说,你能不能答应作我的太太,跟着我一块儿到非洲去?.....我连这桩贵重的文件都弄到手了.我母亲临死的时候嘱咐我这么办来着."

他从口袋儿里掏出一块羊皮纸来,掏的时候,因为不好意思,手都有点乱摸胡掏的样子.

"那是什么?"她问.

"一张结婚许可证."

"哦,别价,先生,别价!"她吓得往后倒退,急忙说道.

"你不愿意吗?为什么哪?"

他问这句话的时候，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气。但是这种失望，并不是完全由于想赎前愆，不能如愿，却分明表示，他对于她有点儿旧情复发；他那时是赎罪的心和纵欲的心，携手同来。

"一点儿不错，"他比以前口气稍为暴躁，又开口说，但是刚说了这四个字，就回头去看那个摇机器的。

苔丝也觉出来，他们两个人的话，不能那么就算说完了，所以就对那个摇机器的说，有一位先生前来看她，她要跟他走一走；说完了，就跟德伯一同往前穿过那片有象斑马那样条纹的地。他们走到刚刚犁过的那一部分，德伯伸出手来，要把苔丝扶过去，但是苔丝却好象没看见他似的，一直在垄上往前走去。

"苔丝，你不肯嫁我，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了？"他们刚走过那些垄沟，德伯就问。

"我不能嫁你。"

"为什么哪？"

"你晓得，我对你毫无爱情。"

"不过日久天长,也许你慢慢会对我生出爱情来呀.....只要你真能饶恕我以前的罪过,也许就能啊."

"永远也不能!"

"你怎么说得这么坚决?"

"我爱的是另一个人."

这句话好象让德伯吃了一惊.

"真的吗?"他喊着说."另一个人?难道你就一点儿也不顾道德方面的是非啦吗?"

"别,别,别.....别说那种话!"

"无论怎么样,你对那个人的爱,也许只是一时的激动,你会把这种爱克服了的....."

"不是.....不是."

"我说是,是!为什么不是哪?"

"我不能告诉你."

"你不要撒谎,就该告诉我."

"那么我就告诉你吧.....我跟他已经结了婚了."

"啊!"他喊了一声,楞在那儿,只把眼睛盯着苔丝.

"这话我本来不愿意说.....我本来不打算说!"她分辩说."这儿并没人知道这件事,就是知道,也只是模模糊糊地.所以你.....我请你,不要再往下追问啦.你要明白,现在咱们两个只是路人一般了."

"咱们两个路人一般?真的吗?路人!"

他脸上一时之间,露出他从前那种嬉怒笑骂的神情,不过他用尽力量,把它压制下去了.

"那个人就是你丈夫吗?"他死板板地把那个摇机器的指了一下,问道.

"那个人!"她骄傲地说."我想不是吧!"

"那么是谁哪?"

"这话既是我不原意说的,那你就不必问啦!"她要求他说,同时仰起脸来,用睫毛拂蔽的眼睛看着他,

恳求他。

德伯心神错乱了。

"不过我问你,完全是为你好!"他热烈兴奋,反唇相稽,说,"天使们哪!上帝饶恕我用那种字眼.....我跟你起誓,我到这儿来,完全是想到为你好.苔丝.....你别这么瞧我.....你这么瞧我,我受不了!真个的,自古至今,从来就没有人有过你这样的眼睛!唉,唉.....我不能迷惑,迷惑就糟啦.我原先还只当我一点儿感情都没有啦,谁想我一见你,可又旧情复发了哪!不过我觉得,要是咱们两个结了婚,那咱们两个就都魂洁灵净,心安理得了.'不信神的丈夫因为妻子信神而得善,不信神的妻子因为丈夫信神而得善,,(见《新约.哥林多前书》第七章第十四节.)这是我自己对自己说的话.不过现在,我这番计划完全成了泡影了;我只得忍受失望的痛苦了!"

他把眼睛瞅着地上,闷闷地琢磨。

"结了婚了!结了婚了!.....也罢,既是这样,"

他又说,说的时候极其安静,同时把结婚许可证慢慢地撕成了两半,放在口袋儿里:"我既是不能跟你结婚,我愿意对你自己和你丈夫帮一点儿忙,也不管你丈夫是谁.有许多话,我很想问问你,不过,你既是不愿让我问你,我当然不便再问了.不过,我要是认识你丈夫,那么,我对他和你帮忙,岂不就更容易啦吗?他在这块农田上不在?"

"不在,"她嘟哝着说."他离这儿远着哪."

"远着哪?离你远着哪?那么他这个丈夫可真有些古怪啦!"

"哦,你不要说他的坏话啦!都是由于你呀!他知道了....."

"啊,是吗!.....那太惨了,苔丝!"

"不错."

"不过他就能这么狠心,不要你了,让你一个人这么干活儿吗!"

"他并没不要我,让我自己干活儿!"她喊着替那

位不在面前的人热烈地辩护说."他并不知道我现在这种情况.这都是我自己作的安排."

"那么,他常写信给你吗?"

"我.....我不能告诉你.有些事情不能对外人说."

"你这句话的意思,当然是说他不写信给你了.那么,我这位漂亮的苔丝,你是一个弃妇了!"

他当时由于一阵的冲动,忽然转身去拉她的手.她手上正带着黄皮手套,他只捉到又粗又厚的皮手套指头,一点儿也没摸得着手套里有血有肉的手.

"你不能这样.....不能这样!"她带着害怕的样子大声说,一面忙把自己的手从手套里抽了回去,仿佛从口袋儿里抽出来一样,只把个空手套留在他手里.

"请你走吧!请你看着我跟我丈夫,请你看着你的基督教,快走吧!"

"好吧,好吧,我走,"他突然说,同时把手套扔给

她,转身要走.不过又回过脸来说,"苔丝,上帝是我的证人,我拉你的手那时候,并不是假情假意,故意买好!"

地上忽然有马蹄子的声音,紧靠着他们身旁停住了,原先他们只顾琢磨心事,并没听见;马停住了,马上的人对苔丝说.....

"你他妈怎么这时跑开了,不快快干活儿?"

原来农夫葛露卑,老远看见他们两个,就带着寻根问底的样子,骑着马过来了,要考查考查他们两个在他的地里有什么勾当.

"你别对她这么说话!"德伯说,说的时候面色阴沉,绝不象个基督教徒.

"倒是,先生!不过一个美以美会牧师跟她会有什么交道哪?"

"这个家伙是谁?"德伯转身向苔丝问.

苔丝走到德伯跟前,对他说.....

"你走吧,我求你走吧!"